

我是李敖

李敖妙语

李敖说：“有人说我妙，有人说我，甚至有人对我作慈怜相。我的回答，我愿牺牲生命，牺牲名誉，甚至牺牲色相来捍为时所发现的真理。”

海南出版社

我是李敖

李敖的自传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30-1999-15 号

我是李敖

——李敖妙语

责任编辑：苏 虎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大同市印刷一厂印刷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1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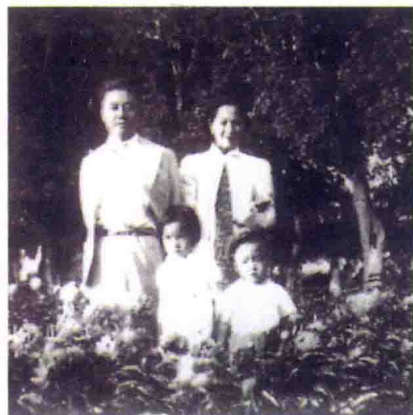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260 千字 印数：1-5000 册

ISBN 7-80645-347-4/I·37

定价 19.80 元



左起五叔、三姨、二姐、老姨、我、老姨父李子卓、姥姥、三姐、大姐、四姐（女扮男装）、爸爸。照这相时大妹、小妹、弟弟三人还没出生，所以只是部分全家福



爸、妈、三姐和我，在北京中山公园



被警总软禁时，军车公然开来换班



胡适生前坐火车来台中，我初次见到他。



“遭糕，我被美帝包围了。”（左起：沙荡、李敖、包德甫）



认识了“H”，人或以为胡茵梦是李敖的女人中最漂亮的，非也，“H”才是最漂亮的



荣星花园盛时，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，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徜徉于斯



太太小心，儿子戡戡，别人下海，我们上山



要找我佩服的人，我就照镜子

目 录

1. 李敖妙语之胆大 1
2. 李敖妙语之敢骂 54
3. 李敖妙语之疯话 100
4. 李敖妙语之赤裸 204
5. 李敖妙语之随意 253
6. 李敖妙语之真诚 290

1. 李敖妙语 之



胆

大

我

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我是男人，我有“卵叫”（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，其实都梦想长一根“卵叫”）；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我同年龄的猫王普利斯莱，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；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，并以高标准高格调，震耳聋开导苍生。

我的肉体，虽奔波于日晒雨淋凡夫俗子，但我的精神却独与天地往来，神驰他方，没有人知道我这样肉体与精神交错的生活着，可是我显然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着。

蒋介石是好雄人物，他的面目，是非常复杂的，他在黄埔学生面前，是校长；在浙江同乡面前，是乡长；在国大代表面前，是总统；在钱穆、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，是皇帝；在帮会特务面前，是大龙头。……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，显然在某种程度的新生这一流氓体制，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，而利统治。他这个头，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！

在我李敖眼中，“赤子”和“赤子之心”的境界，是禁不得严格的批评的。因为在语意学上，它们首先犯了“定义思考”（definition thinking）的毛病。“赤子”和“赤子之

1. 李敖妙语之胆大

心”所囊括的意义，并不是完全是“好”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些“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”的自然秉赋，并不完全是值得提倡的。天真可爱固然是“赤子”，但是从妈妈怀里抢奶头的，又何尝不是“赤子”？抢到奶头，又握住另外一个奶头不许哥哥吃的，又何尝不是“赤子”？此外如无知、如破坏性、如乱闹脾气、如乱咬人打架、如妒嫉、如偷东西、如对小动物残忍、如无恻隐之心、如无羞恶之心、如无是非之心等等，又何尝不是“赤子”干的事？

如今，我，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，依稀在梦里，在酒醉里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，做起姜维来了，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。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，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。有多少次，我似乎过敏的感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殉葬。——恰似那以色列上帝的选民，我是时代的崩溃的选民。

过去的大星已殒落，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？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，那么，殒落罢，你这颗小星！

我们必须该彻底认清：任何方向的中国人，在任何地区的中国土地上，都不该有“作客”的情绪和“作地主”的小心眼。我们没有主人和客人，也不该有反客为主和端茶送客的误解或事实，我们该努力减少这种误解或事实。

我觉得我的运气还不算错，没有一开始就是绿岛十五年或者无期徒刑。我已经做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，那就是在台

湾，纯粹一个个人，没有人比我无业游民李敖更有名了。

好像过去有一段时间，他们说李敖真是莫名其妙，他有汽车、有洋房、有美女、有名誉，为什么他还要反对国民党？他们把人看得太低了，我李敖根本是高于这个水准的。

反抗国民党就是一种信念，叫老百姓不要做羊就是一种信念，不要相信张晓风那种羊，不要相信三毛那种羊，也是一种信念。政府德政没什么好感谢，就是一种信念。不要轻易相信女人，也是一种信念。

生错了时代、弄错了地方，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，沦落成东海布道，并且布得天怒人怨。但是，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，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。

跟李敖纠缠，是得不偿失的。至于好讼是胜是败，我倒一直是以“成固欣然、败亦可喜”的心态打官司的，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，法官苟有异数，同我一边，是为“欣然”；法官同流合污，不同我一边，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遗臭万年，留为历史活证，这也不错，是谓“可喜”。打官司对我是“正义的娱乐”，既是“娱乐”，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，不能怏气啊！

只要我在这岛上，不论我在牢里也好，在牢外也罢；不论我是“名不副实”的“大作家”也好，或是“名实相副”

1. 李敖妙语之胆大

的“大坐牢家”也罢，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。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，我不请求减轻。

李敖没有第二，就好像没有第二个英雄——一边“难以见容于政府”，一边“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”——一样。做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、做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、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，我实在“生不逢时”。严格的说，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，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。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，因为我的境界，在这个岛上，至少超出五十年。我同许多敌友，不是“相见恨晚”，而是“相见恨早”。今天的窘局，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。这一误差，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。也许，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难以见容于这个岛，大家才舒服一点、开展一点、而做为“人民公敌”的我，也能苟活一点。

三十二年来，在这个岛上，在东方之滨，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，保持自我，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、男子汉。做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，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；但是，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，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：“现在是团体对团体、组织对组织的时代，你只是一个人，在这岛上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？任何英雄豪杰，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、更兴风作浪？”

不是台湾有言论自由，是对一些玩命的人而言，有一些

特殊的、暂时的自由，直到有朝一日，玩命的人再坐牢为止。我有今天的地位，请别忽略我付了多少代价、多少皮肉苦的代价吧！

我觉得很迷惘！蒋先生呀！你究竟是信什么宗教！

国民党喜欢搞政治，是让我们公开知道的；但他们喜欢搞女人的屁，却不让我们公开知道。国民党的大道理是：政治是众人的事，但看我搞；搞屁是“个人行为”、是“私人行为”，不要你问。

其实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，真正肯为自己的党抛头颅、洒热血不争权、不夺利的党员，简直凤毛麟角了。我常常说：“别以为还有什么‘国民党’吧！今天的国民党，八点钟上班，五点钟就下班了，下班以后，就不是国民党了。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，再上班做国民党。国民党下班后，抱住老婆，或被老婆抱住；抱住小老婆，或被小老婆抱住。……哪里还有什么国民党呀！谁还要做什么国民党呀！”

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，年方三十五岁。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，也有性欲问题。前者解决，要靠总统；后者解决，要靠自己。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，我一本正经而言曰：“总统日理万机，我日理一鸡。——鸡巴的鸡。”

1. 李敖妙语之胆大

我在上海，因为是外地人，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“猪猡”；我在台湾，因为是外省人，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“猪”；几十年后，且进而演变成“中国猪”，不但猪，且有国籍矣。

事实上，李敖本人可能并不勇敢，可是人们常常把他逼成勇士；李敖本人可能并不出名，可是人们常常把他造成名士；李敖本人可能并不壮烈，可是人们常常把他“杀”成烈士。这个“过错”，该由谁来负，谁该明白。

人和人之间的道义在农业时代是有的，但现在这个时代，尤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，地方这么小、人这么现实，“亚细亚孤儿”在日本和国民党这种窝囊教育下，已经很难产生有味道的人了。

我厚爱所有的人，我绝不主动对任何人不起。可是当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，我还手很重，都是重拳，这是我的一个缺点——一个认真的缺点。

我想我是中国人中，唯一一个能够接触血泪人生与时代的人，在地理上，我来自血泪大陆，住在血泪台湾；在历史上，我又穿透血泪上古、中古与近代。我想不会有人比得上我了，所以我要奋其余生，死而后已。

我老是觉得，在这岛上，自己的优点总是不能展开，明

明是神枪手，可是跟人作战却只准用弹弓、用弓箭，你必须接受用弹弓、用弓箭的规则和“武器”，然后去跟私下用枪的敌人开打，想来真有滑稽之感。但你如拒用弹弓、弓箭，你就空手挨黑枪，这也太便宜了敌人也！

蒋介石过去每逢内战，就“内斗内行”，原因无他，偷译之道上花了银子耳！

我想，古往今来任何正义的历史家，核定丰功伟业，帐都得搬搬位，改记在别人头上吧？

国民党今天还在感叹他们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真实他们永远不会成功，因为他们并不真的去革命，他们只是篡夺革命而已。

从当年到今天，国民党宣传和历史中，都说抗战前后，汪精卫是主和的、是妥协的、误国的；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、是抗日的、爱国的。其实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事实正好相反。

“人家”（蒋介石）是如何在自取美名，却用汪精卫代背恶名！蒋介石这种奸诈性格，甚至替他越权做猫脚爪的把兄黄郛，有时都气不过。

法学家们说刑是法律中的名目，却不知道刑远在法律之

1. 李敖妙语之胆大

前就出现了，同时远在法律这外逍遥着。

国民党的法条是比古人多千百倍的，它的细密程度，几乎可以使任何老百姓都可构成有罪——如果国民党想整你的话。

一旦国民党的酷吏要整人，他们就不愁整不到人，因为应有所的法条在他们手里，天王老子的“自由心证”也在他们手里，他们要整谁就可整到谁，只要他们高兴！

国民党虽然得意洋洋，或快或慢，高兴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，可是，国民党之命运并非中国之命运（虽然国民党一直以为是）国民党作恶多端，最后年纪老大之时，恶有恶报的情况，也就呼之欲出。

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，推翻旧制度旧社会，其实啊，这个党在许多腐败方面，十足是旧制度旧社会的拥趸者，其中一项，就是他们喜欢拥抱细姨（小老婆、姨太太）

国民党统治中国，有许多特色。其中一个特色，就是在行政上割裂中国，以施分肥。

在采纳我的建议以后，国民党将来到海外做寓公或开流亡政府，至少不会混得连大印都没有，那时再意淫大陆也意淫台湾，岂不太不方便了吗？